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九十八至一百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原任編修臣吳裕德

吳文正集卷九十八

元 吳澄 撰

韻語 七言古風

雪谷早行為張允中作

路絶人蹤失闗隘槎枒老樹森矛介兩間寥廓淨無塵誰翦天花遍飛灑風絮當頭零亂舞茲遊浪説平生快寒驚瘦骨真耐寒踏破鴻濛新色界應不是奇模李常

侍夜發文城溥淮蔡又不是直諫韓侍郎遠謫潮陽出秦塞面梨凍帖鬓綴銀何事催君早行邁君不見古昔閉門僵卧人高似灞橋驢背償詩債

贈道士劉季榮并序

白鶴觀道士劉季榮號清真師生平以能碁遊四方諸名公莫不敬禮攜其所得贈言示予就徼予作師既老且貧又無法嗣若有不釋然者為賦長句以開解之時予移疾容𠛬

江寓清都觀

清真劉師八十一行脚一萬四千日鶴身七尺臞而長
鶻眼雙明黑如漆盛年狡獪稱善奕覆下百子無一失
貴人達官爭出迎鉅軸褒辭總名筆老來歸卧吳臯濆
蠶房春富飄餘芬吾師掩鼻自顧影齒牙半落舌空存
師曾一局春幾度底用厭厭怨遲暮算盡輸贏秖自誤
阿誰悟得碁中趣一枰白黑都收去試問虧成在何處
此碁不分三伯六十路只是中間路當其無處詳識

取

極高明亭

空中玲瓏八面窻虛境純白開天光山河幻影障不得秋毫歷歷洞八荒大鵬凌摩九萬里九萬里下俱莽蒼彼哉坐井窺管者鵾鵂夜撮搶揄枋向來東極産素王嘗登泰嶽俯下方雙輪日月萬古照盲者不識庸何傷人人具此上下四方眼請為拂拭聖孫心鏡三十有三章

郭司令歸壽母

及親三釜亦云樂違親千里寧不惡養志雖分孺慕癡愛日宜逮春暉時郭家弟兄好男兒辭官歸來壽庭闈慈顏歡笑引滿飲幾年兒去今朝歸

題東坡古木圖

當年眉山孕三蘇曾聞眉山草木枯長公拈筆作仙戲老木槎枒動春意信知造化在公手一轉豪端活枯朽此木一春一秋一千年與公雄文峭字永久同流傳

次韻楊司業

春夏華榮變衰歇頽飈刮肌山露骨騷人望秋悲泬寥忽見小春梅蕋發頓然喜氣排寒冬不管天令嚴鈇鉞古來蹈道如蹈水與汨與齊偕出没坐中白晝對羲皇門外黄埃自城闕只憐郭樸註蟲魚或誤蔡謨咲蟛蜞爭似冥冥雲翼遠靜看滑滑霜蹄蹶公桑十畝通洙泗我菊一區連楚越懸知真樂在曲肱到處扁舟堪散髮我能振袂從公遊分我南溪半風月

題劉秘書贈劉德明字說後

劉仙校書天祿閣宦情一似晴雲薄三載歸來鬚漆黑高談空中響雷雹楊子江邊槐柳濃散髮薰風小盤礴笑傲月林清絶處窻戸重重啓關鑰吾家先生此行窩歸夢未須繞衡霍枕中鴻寶我秘書驚倒伊人得家學贈言朂汝明德明三百明珠光錯落夜深持向月下讀林外夔猶千里却不要青藜太乙燈自有萬丈流輝照寥廓

題羅漢過海圖

阿誰解衣盤礴臝作此中乘第一果等閑地獄駭屠沽

如許風波無不可巨境彌天靈怪百現前幻境元非我

騰踏逍遥容易去只有虛空無障㝵般若岸金剛山超

登只在霎時間為吾說與諸尊者更有海門關外關

奉還師授小藁

張家弟兄真真難天才患多不患慳好詩一百三十首

高人擬删不可删聯篇累句採摘出奚止窺豹見一斑

丹霞皓月浸秋水青烟緑樹明春山神情飄飄已天外蹤跡落落猶人間如何塵中著此客問駒吾欲叩九關

雪峯歌為傅繼先作

廬山幾千仞嵽嵲上有五老仙人餐玉屑玉屑多多餐不盡拋撒漫空舞霏雪幻成瀛海五神山不假白銀作宮闕玉清真境無色界俯視人間俱蠓蠛三冬玄玄獨皓皓掩蓋羣污同一潔從渠下土訝高寒美酒小兒夸煖熱頗聞廬峯景萬變麗日融春秋霽月亦有烟霞雲

雨風唯有雪天最奇絶君不見西蜀雪山半年凝不化豈識敏手神機弄詼譎又不見東維箕尾百世留餘光來此偷取五老仙人餐玉訣雪中峯頂揖老仙呵手一笑何年别

壽劉承旨并序

唯齋先生年登八袠舊有江西呉澄寄詩爲壽

去歲公年七十九我共羣賢祝公壽今年公壽八十齊

我已還家在江右江右望公五千里坐想音容如咫尺
我公歷遍翰苑官八袠堂堂老承旨公家壽域極天峻
彌仰彌高世增累公前我後許躋攀梯級已成因舊壘
公今具足五福疇我更期公百不憂蟠桃豈待三千歲
夜夢僊娥薦石榴

湖口阻風登江磯山觀濤

狂風吹入潯欲倒琵琶寒聲動秋草捫蘿徑上磯頭山
萬頃江湖波浩渺怒鱗雲鬣奔騰來眩目快心千樣好

向曾觀海難為觀回首匡廬青未了玄雲作帽深蒙頭五老藏昂元不老何時月夜水鏡淨漭蕩澄虛納蒼昊著我峯尖伴老人坐看海東紅日杲

輔夫人慶八十詩

任南夫人八十歲視明聽聰德溫惠子佐大梁丞相府孫分千里諸侯寄聯翩采服梅風暄阿孫拜後子拜前一時慶事實希有此慶流衍端有先任南公如朱絲絃平反十九人不冤高門車馬固餘事福報泉湧來源源

宰屬瑚璉白玉堂州君蘭茁初春芳天然德器家之寶

未論品秩袍笏光太常序筆煥瓊玖翰林李家詩老手

盛事喧喧閭里傳傳之他日鄉青編我曾有堂號三樂

人羡人誇難强學如今回顧只潸然畢竟蹄豚盃酒祝

穰田多公一門母賢子賢孫又賢賢德所萃天所憐天

所憐慶綿綿年年此日開壽筵從今八十可至八百更

八千

題劒池驛樓詩舊日寳氣亭今撤而爲樓

雙龍飛去已千年斗間紫氣夜黯然却令往往來來客坐閲朝朝暮暮船天地與亭俱傳舍舊毀新成更代謝舊亭不見見新樓新樓誰作令州侯州侯温温廊廟姿三年涖政民不戚政成遺恵及賔旅又與江山發新趣昔舊今新新復舊劉郎去後何人胄樓新樓舊謾勞心江光山色只如今著我憑闌觀水逝遊目兩間尋寶氣猗嗟世上無張雷有鋏莫彈歸去來

題女真調馬圖

此是女真調馬圖百年盛氣豪中區後來更有精彊者覽圖撫事增嘻吁上古神龍負圖出豈必驅除須此物誰其却之服犇車欲畫此時無此筆

次韻蘭谷東寄

子行過此不少屬翩然一葉東下舟聞之追及鄧林觀望極黄洲洲外洲觀邊得憩皮氏館出子詩句談因由五峯新月曲如鉤同觀有客可人不早還赴我避暑約約到仰山山頂頭

次韻玉清避暑　二首

壓西水北有佳處五月六月泠泠風移將上界清淨下豈為塵世熱惱同若人睡厭黄琉璃曉夢驚走紅宇宫起來忽忽動逸興倒指疇昔閑過從相邀來真無何境嗒然熟視誰長雄談邊了悟蟬脫殼區中局促鳥在籠盃行笑語各忘倦西景徐射寶藏東歸來勝帶煙霞馥一眉初月浮高空新詩追紀昨遊勝泉思湧出清無窮善觀愧我非李子世業早已荒壽夢况加白雪不易和

欲待他日不匆匆坐間政爾揮白羽門外又報來青童和篇兩地一時至燦燦星斗羅璇穹旋温鑊湯抽繭緒陡覺平陸生奇峰擬代移文謝幕府且卷片玉還氷翁

又

至人逍遥隘八極九萬里外凌剛風山林果佳亦可愛偶于互答萬不同塵囂近市那得此清冷幸有仙聖宮炎天赤日汗如瀉美人邀我閑遊從凉風颸颸披襟受誰與宋玉論雌雄飲酣頗厭斜照入上訢欲借輕雲籠

晡時主客各散去水南水北分西東繞纒竟墮綺語業轉頭未遣諸有空碧梧公子逞秀媚紅蓮幕賓欺寒窮小心肯甘示晉弱大膽一啄吞楚夢綉段贈酬一至再錦囊馳遞遽更匆我才㧗襪線苦短如彼采木山已童倦鶴低摧合鳴喙有時嘹亮聲振空詩成满意手自舞漸覺黄㸃森眉峯數莖髭白撚未斷覧鏡依舊皤然翁

張道人開華蓋山路

我家紫玄洞天前仰視天與山相連羊腸詰曲石犖确

每欲飛上愁攀緣道人可是堅願力開闢大道坦坦然一躋從此出世外著我直透崑崙巔浮游握手莞爾笑與子别去何千年

和王講師食官長吉州俸米飯長句

公不見鄭老襟期人未知杜陵野客道是真吾師宣爇官冷飯不足令人傳播坎軻詩又不見王子求僊未當癡餐松啖栢自可永不饑得浮邱公接引去吹笙大醉真絶奇如何白須鷰頰黄塵裏閲山千里趨江湄恡事

怪事一怪之有鉢誰為先生持先生莞爾笑余陋天涯
海角只此藤一枝片雲孤鶴任飛去雙轂雙屨不要推
挽不要提逢人得醉且共醉烏論行藏久速宜不宜主
人肯與飯一匙可三千載不語離吉州米價何足問柬
廣等處皆當為吾發運充度支我笑先生太貪饞何異
啼叫索飯兒假饒便便經笥作飯袋舍衛大城千百十
衆一食無猜疑瀾翻三十二句偈不肯割捨一飯恩愛
將報誰先生微笑面壁西答云未可三十二相觀如來

吾言元非真語實語者觀吾要在大寐不食無言時

題柴氏悅親堂圖

柴宗貴戚昔嬋嫣有后有帝已越三百年柴氏孝行令延緣有圖有詩又越三十年貴戚幾時降為庶孝行百世芳猶傳與圖歌詩悉畫草木腐惟有彝性不泯長終天晚周何啻一千五百載至今人慕參與騫後來史書亦立孝行傳柴家子孫孫子尚勉旃

詩十二韻留别治書相公干轉呈中丞相公

昔年曾在京華見此日江干重會面天然粹美金玉相
學力適深筆適健帝分清廟瑚璉器往正南疆十司憲
敬從厥長猶父兄協比乃僚等朋援務存大體已嚴重
肯作小才須爛炫沉思聖代設官意普愛遐陬若繈句
為恐螟蟊害嘉穀年年遣使巡行遍龔黄卓魯不多得
期肩廉風滿州縣云胡百川漲渾流宋子齊姜亦倡賤
閭閻耳目駭視聞何道能令習丕變一時栢府俱正人
潛運化鈞速郵傳外垣執法終夜明北望紫微遥睠睠

曾君希轍以道法遊諸方徵予賦詩

神僊方伎曾聞語道術根源誰作古靜守元神非寂照動驅祖氣因想取認將平地是煙霞變幻晴天忽雷雨有符坐制物魅伏勿藥立看民病愈嗟我侗顓殊未解多君狡獪能如許侍宸靈素今遠矣好往諸方鳴法鼓

玉霄詩贈玉成教諭

玉霄山人通身酒淋漓醉墨龍蛇走偶然山邊行一匝攬取雲煙十之九如何止分山半截不謂此山可全有

歸來小立象山巔俯視羣山俱培塿

八駿圖

陰山鐵騎千千匹雨鬣霜蹄神鬼出風馳雲合晴中州蹂盡東賓西餞日豈皆騕褭與蜚黃拓土開基功第一忽於紙上見八駿穆滿所乘最超逸如今已死骨亦朽漫向毫端想毛質當時造御天上藝僅到瑶池王母室暮雪霏霏黃竹歌日行三萬竟如何逢時莫問才高下只與論功孰少多

題玉霄贈西山胡氏筆工

醉滕用筆晞顛張醉餘得意非風狂固知筆貴鋒中藏
胡家洪筆耐似杭工書者聞吾未試因是是之誰敢訾
一望茶坊酒肆中壁上家家玉霄字

贈寫真劉壽翁

黄洲橋邊倜儻人號曰相山劉寫真眼前名士描貌遍
亦及中林麋鹿身生來自揆形相惡赤準高顴面如削
武夷櫂舟歌九曲洛社深衣園獨樂人言相似我言非

只合幼輿置巖壑可憐筆墨誤點染彊使垂紳望臺閣
聖恩天廣覆羣臣百年勲閥長如新誰將子上南薫殿
為寫褒鄂光麒麟

龜室并序

天久不雨人家沼中水竭泥燥見一龜朝夕
避日無可藏伏隱蔽之所命童甃甓為室以
居之

嗟汝至靈物見汝亦可憐曳尾汙泥中爆背枯池邊朝

晝暮夜露甲殼勃窣蹣跚倅𨚗索西徙東遷避炎熇旋遶不停周四角既無清冷之水可洗濯又無虵蟺之穴可寄託幸不遭豫且傷不逢孔愉戕我今命童奴甃甓作爾居非如楚相穿窟室聊似豳公疊陶復嘉汝不與雞鶩爭啄粟嘉汝不與豺虎爭噉肉日精月華自可實汝腹何營何求自可安此屋豈須蓮葉然後出遊息豈必著叢然後入藏伏慎勿輕易泄靈智預人家國禍福事將府汝以山藻之節梲將襲汝以廟堂之巾笥與其君

王所寶榮且貴孰若野人所抗辱且棄嗟汝靈智誰可同能與汝友惟神龍偶然行雨凌太空還當與汝相守壽等天地無終窮

送里中星禽人往東廣省兄

蛟龍變莫測虎豹文且威昴然馬斗大蕞爾蚓蝠微是何區區者而盡化化機猿鶴沙蟲果類應百千萬種未可幾吾嘗問天天不語惟見碧空夜夜流清暉里中斯人傳秘妙形形象象四面圍所安林藪悉羅罩洞視情

性兼瘠肥敢將物賤擬人貴謂有百是無一非擔頭擔

術庾嶺去廣蛇潛蟄江燕歸難兄執筆司福禍萬命懸

寄一手揮二十八禽休細辯好在天際脊令鴻鴈飛

壽王講師

欲雪未雪雲黯黑不知此日神僊謫桃實令經幾度紅

梅花仍似當年白厭向閩山食荔蕉喜來江浦訪鱸鱅

廣文客舍寒如許自有春風長藥苗

題米元暉山水

一水兩山間水如練帶山如闌昔見江山似圖畫今觀圖畫如江山米家下筆亦等閑盧家珍襲同瑶環一朝身後落人手又爲好者開歡顔我家一幅廣長晝朝夕對之如列班有力莫能偷奪去常青常白色不黯若將此幅與論價仇金何啻千千鍰

送真楊師遠遊

黎君曾著祖生鞭銜石欲把滄海填風流雲散事已矣何處韜藏三畧篇如今老去視顛顛反耕築室治寸田

古來豪傑多神仙佇看騎鶴凌紫烟

如齋詩

五金同入大冶爐洪纖厚薄各異模孰高孰下孰脩短孰爲不足孰有餘浩刼變成只須臾百年何事分戚愉至人謂性不謂命性惟一本命萬殊君家畫出太極圖誰知太極本來無道有所如還不是如如如不動乃真如

印千江月來軒

千江有水無人吸江裏月來何處入若浮水外入江來

水浸月輪應解濕在天一月在江千千月還同一月圓

水中月影元非月無所從來月在天

羅漢圖

四大假合成幻身大地山河俱幻境傀奇磥砢十六尊

得遇世尊為摩頂諸多伎倆近狡獪雖未大乘亦機警

有能領取像外意閉目超然發深省畫人漫灑毫端墨

觀者只疑燈下影慈尊長閔衆生癡直到于今癡不醒

贈畫史黃庸之

混溟誰是老畫師幻出形相萬不齊如梧如竹如桃李如水如雪如虹霓堂堂人中廊廟器淡淡物外江湖姿獨予醜惡類蒙倛執拗頑亦見頬顚古來伊周匪易為老不用世免誚譏黄工筆意神更奇冩徧麟鳳到鹿麋付與鄧林嘉客去歸挂壁角儕鍾馗豈能夜深吐怪犯牛斗或者歲久化象乘尾箕

自牧歌贈僧自牧

曾聞牧人處林下擊鼓用兵先喪馬又聞牧人殺與臧

讀書博塞俱亡羊嗟爾牧人何所務務在留心嘗管顧吾師條繩綫定水牯牛不容斜視略回頭有時純熟鞭不動來亦無擒去無縱毛羣齊足不亂行人生自得兩相忘大衆茫茫少閑暇誰非喪馬忘羊者

送時中內翰

氣燄龍光上衝斗才謨牛刃新發硎芳菲拾盡禿汀若奇險棲屈號湘靈曾聽姚程二公說相期冬蟄轟雷霆如何不留掌帝制而使汎汎猶風萍里牘不羞見者走衆

醜共娟孤娉婷山玉崖珠豈終閟鷓班螺甲姑自馨皇
心急士甚喝渴識子會有天眼青

送江州學錄潘興祖

潘生年少醇美資往往溢浦來語違紛紛末學衒華辭
願汝實學培本基慎獨畏天勿妄為交朋每事毋誑欺
狄侯曾作宰相師汝可慕傚終身規

贈楊山人

易言山下有火賁沖煖溫和生萬類葬書暗與易意同

納人死骨乘生氣茍得其術宜深秘慎勿求人售富貴

各有正業惟四民我食我衣方無愧

李母慶九十

李翁八十壽考終李母九十猶女工耳聰目明四體健

禮賓奉祭饋必躬大兒七十小半百李門諸婿皆如龍

孫男有六曾孫五才賢衮衮方興隆誰能一家五福備

信知積厚報必豐子貞學士為予說作詩聊續十五風

題張郡侯慶壽

八十五歲張子野彊健風流老瀟洒一百餘歲張北平
含嘻乳哺還孩嬰人間大福無如壽張家壽者時時有
清河郡侯家栢鄉漢宋二張鴻鴈行尺令八十又踰五
未來一百從令數壽星光裏舞斕斑兒孫玉雪翁朱顏
腰繫黃金身衣紫焜赫天恩耀閭里生封侯國天下榮
三尊備具身康寧侯家積善已數世顯親肇自殊科使
殊祥有志晞騫與晨昏致養親歡愉綺羅筵上開春酒
賓客駢闐祝公壽喧傳盛事至京師朝士人人為賦詩

鋪舒世美誰椽筆董相文章令第一

過枯河

高堂出郭二舍近午憇東陽安樂鎮雙堤對峙似城墻中坳一道如壕圳驅車下坂抵坳行低平盡處還復登半坳一門穿斗大濱鹽滄鹽兩分界不知此是古黄河且行且顧心疑怪前詢父老為予言河北山東此處分濱隸河南滄隸北河流已改界仍存古河來自白馬渡東過開州城下去遂入滄河與魯河入海當年猶此處

自從六七十年來南趨梁汴會于淮河患古來兖州極
今日兖州河道塞憶昔初通禹貢時道元漁仲遍參稽
萬語千言俱紙上親見親聞今指掌振古黄河北道流
漸漸南移天地秋今逕與淮同入海北行無用濟河舟
世事古今大竒變豈但蓬萊更清淺他年欲續山海經
聊述此詩紀聞見

題東坡戴笠着屐圖

白鶴峯前井亦鮮遂從又化南滇鯤城南白晝魑魅現

頻有東黎諸弟昆腥鹹滿口無異語似人惆意聊過門竹刺藤梢歸路晚濛濛霧雨天欲昏御人不識臧紇聖抖擻雨具相溫存天涯禹跡不到處要使舊攆留新痕荷笠俄成牧羊叟誰憐海上屬國孫襄童拍手接籬倒膚犬驚吠扶桑暾先生招怪每類此白首幸免長鯨吞何人為作野老像風流不滅來朱轓謫來天仙墮塵網化身千億難名論我從像外得真相神交心醉都忘言

題牧牛圖

樹葉醉霜秋草萎童驅觳觫涉淺溪一牛先登舐犢背犢毛濕濕猶未晞一牛四蹄歸在水引脰前望喜近隄一牛兩脚初下水尻高未舉後兩蹄前牛已濟伺同隊回身向後立不移一牛將濟一未濟直須並濟同時歸此牛如人有恩義人不如牛多有之人不如牛多有之笑問二童知不知

吳文正集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九十九

元 吳澄 撰

韻語

臨江仙

九日舟泊安慶城下晩偈臨江水驛于時月明風清水共天碧情景佳甚與徐道川方復齋況肩吾方清之驛亭草酌子文京侍以殊

鄉又逢晚秋分韻得殊字賦臨江仙

去歲家山重九日西風短帽蕭踈如今景物幾曽殊舒州城下月未覺此身孤勝友二三成草草只憐有酒無茱江涵萬象碧霄虚容星何處是光彩近辰居

謁金門

依韻和孤蟾四闋

如何喜自喜自知可矣天地與人同一理世人知者幾

六十循環卦氣歲歲二分二至坎險何妨離附麗共

誰研底裏

如何樂見孤蟾輪郭莫道箇中難捉摸細尋應會錯

斫桂吳生善謔管甚高深廣博記取嫦娥端的約當空

圓不落

如何改認得吾廬堪愛虛敞玲瓏無障礙主人常只在

得此非因賜賚得此非因賭賽占斷這些閑境界傲

來成永買

如何悟靜看風前雪絮飄落晴光明媚處易晞還似露

大笑忽然回顧日在天心幾度八萬里中元不暮往來經熟路

渡江雲

揭浩齋送春

名園花正好嬌紅殢白百態競春粧笑痕添酒暈豐臉凝脂誰與試鉛霜詩朋酒伴趣此日流轉風光儘夜遊不妨秉燭未覺是疎狂　悠悠一年一度爛熳離披似長江去浪但要教啼鶯語燕不怨盧郎問春春道何曾

去任蜂蝶飛過東墻君看取年年潘令河陽

木蘭花慢

和楊司業梨花

是誰家庭院寒食後好花稠况墻外秋千晝喧鳳管夜爍星毬蕭然獨醒騷客只江蘺汀若當肴羞氷玉相看一笑今年三月皇州底須歌舞最高樓興味儘悠悠有白雪精神春風顔貌絶世英遊從教對花無酒這雙眉應不惹閑愁那更闌西夫子許來同醉香篘

再用韻

正羣芳開遍花簇簇蘂裯裯看艷杏夭桃蒸霞作糝𥼶繡成毬天然素肌仙質對穠妝艷飾似含羞凝絶京華倦客貪春忘却南州似傳聞天上玉為樓此事付悠悠且白晝風前黄昏月下爛熳同遊神凝藐姑氷雪又何須一醉觧千愁自有壺中勝賞釀來玉液新篘

三用韻

好風流詩老雙鬢上雪霜裯憶少壯歡娛呼鷹逐兎走

馬飛毬春風斷腸柔唱拚千金一笑破嬌羞此日花時
意氣當年夢裏揚州對客床百尺卧危樓往事總悠悠
把湖海人豪消磨變換洙泗天遊應知裂麻司 業為前
時諫舌頗多愁去今却堪痛飲甕頭有酒頻篘

四用韻

看風花煙柳濃又淡少還稠有小巧微蟲垂天布網轉
地搏毬冲融一般春意只啼鶯語燕向人羞收取塵間
樂事都歸杓裏舒州下綺筵珍饌醉青樓光景信悠悠

柰蚴隊蝦羣空中聚散水上浮遊誰知太和真趣本無愁何用更澆愁問字頻來未已漉巾不要覩𥥆

水調歌頭

四垂雲㠥㟅一夏雨溟濛千奇百怪驚人海蜃肚青紅誰道穀城黄石混跡長安紫陌九萬里培風靜夜歘澄霽皎月麗中天人問今年年幾許尚童蒙憨癡自笑能裨造化竟何功豈意京華倦客忽得蓬萊妙唱流響韻商宫𠒇去兩神劒終久會雌雄

吴文正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一百

元 吳澄 撰

韻語 楚語 雜題

楚語

約離騷

靈宗嬋嫣諜高陽篳路籃縷啟南荒祖瑕食屈奕葉光

蹇予初服雜衆芳蕙纕蘭佩芙蓉裳忍令遺棄官道傍

靈脩收拾充幃囊先後皇輿驟康莊好姱佳麗蛾眉揚衆妬謠諑言如簧牛女中道成參商所天不二何可忘中腸踴躍如沸湯抆淚哀吟寤启皇下凍羿澆桀紂亡上述三后躋虞唐雲旗龍駕環四方終然臨睨悲舊鄉浮雲蔽日夜未央終不見天老人狂貞臣一變宗國疆登天有夢魂無抗國事顛倒衡人張絶齊婚媾親虎狼秦關月冷空徬徨輿尸東歸涕泗滂天未絶楚郢有王寢苫枕戈膽可嘗不幸言中臣罪當天乎何辜竄江湘

君恩已矣無復望繾綣惻怛臣所臧九歌天問繼九章求僊問卜歌滄浪讒人壅君恨不彰臨絶之音轉琅琅一經六傳相頡頏至今光燄亘天長為千萬世扶三綱比經風雅伯仲行九十四章三百七十有六句言言壹為靈脩故後世不知原所愬衹把離騷等詞賦模擬逼真誰得似玄翁胷中富奇字赫赫官稱亦大夫大夫還反楚三閭三閭當日沉湘意臣僕於人不如死魚腹清魂招不回悠悠千古何人哉一死一生同一哀晉士一

篇歸去來

泗濵四章 并序

泗濵美善長也善長盖氏而居泗之濵焉

泗之濵兮結屋樹蒼蒼兮波緑挹其清兮可沭首雖俛兮心不覆　杲杲兮東旭晞予髮兮陽之谷就其深兮可浴滌予身兮濯予足如垢淨兮莫予敢黷白皓皓兮人如玉

泗之濵兮出遊蔭喬木兮瀕清流顒顒魚泳兮鳥哢幽

幽風輕雲淡兮晝景悠悠馬騑騑兮轡柔蹇予省兮松楸野老爭席兮竟日綢繆鮮启蒭入兮猶不忘乎諏謀驟天衢兮策騂騮胡於此兮淹留

泗之源兮縈紆經魯阜兮派南洙合流兮舒舒借微瀾兮澤萬世而有餘沛歌大風兮惟霸之符彭城恃力兮子羽噫嗚二雄陳迹兮俛仰已旡湯湯自如兮襟帶揚徐濁河横潰兮不與同汙非清沂清淮兮誰與為徒

泗之流兮汤潏逝如斯兮夜繼日風帆兮迅疾千里尋

常兮往來忽敓屈折而東兮奚固奚必沈浮任物兮靡出汩入滔滔兮汩汩積小成大兮不遺纖悉彌遠彌多兮靡殫靡畢終然到海兮會萬川為一

楚歌五首勸潭士歸鄉

潦徑兮篁叢露沾衣兮翳夫蒿蓬塊獨立兮山中寒何人兮忽予從

袖在兮懐蓀閟其馨兮軆不得聞翦紙兮招離䰟坐三沐兮三熏

鬖髿兮尾瑣影隨形兮我我中渴饑兮焦火夢西江以供吸兮沙飯顆顆

又

湘水兮沄沄莽千里兮九疑之雲朝朝暮暮兮晴復雨十年不見兮我心苦

湘竹兮翛翛淚痕雖乾兮滑欲流天寒歲暮兮之子無裯君胡爲兮此淹留

題蘆鴈飛鳴宿食圖

敗蘆兮蕭蕭肅肅兮嗸嗸驚夜兮次寥為一飽兮辱泥滓以劬勞鴻冥冥兮九霄侶大鵬兮逍遥

楚語贈歐陽尚古

歐陽尚古將遊孔林遂游京師壯哉斯遊也吾聞君子之愛人以徳不以姑息於是作楚語招之其辭曰

嗟嗟子之為斯遊兮余一不知其何求工居肆以締造兮農服勤乎畎疇買宅市以貿遷兮商致遠乎車舟緊淳古之安土樂俗兮行惘惘而靡由雖中世之賢能兮

長治亦不出乎鄉州逮春秋戰國兮孔孟皇皇而周流蓋聖哲之不得已兮庶幾民病之速瘳彼儀秦妾婦以希合兮大丈夫之所羞六一公之遺墳墓兮寓於隨而藏脩覓薦書以策名兮不聞未仕而遨遊今聖代之隆盛兮多士咸蒙其庇麻勵行業於家庭兮欻焱舉而雲浮縣里選而天府兮脫民伍而賛皇猷又奚僕僕於道路兮躡躡於王侯惟孔道之昺陽兮若大明之燭幽瞻前後而無不在兮豈在乎堂防之一抔子有太平十二策兮

姑待對於宸旒抱璞而自獻兮仲淹未免乎慼尤歸來歸來兮息藝圃以優優畀時快意覩光兮固畀乎今日之羇愁歸來歸來兮馴猿放鶴聊淹留辭曰秋風兮嫋嫋莽汀洲兮蘋蓼于何之兮天渺渺珠在淵兮月皎皎冥鴻萬里兮俟予雲表

雜題

題鄭印心龍頭

冬而沉冥夫孰測其頭角崢嶸也春而奮興又孰測其

雷雨發生也時止時行初真後亨吁嗟客鄉善得其情

題況生手卷

欲渡未渡兮岸側夷猶之舟欲到未到兮雲中縹緲之樓何時天風泠然臂兩翼瞬息飛步過十州

跋牧樵子草蟲

維野有牧見彼子于維山有樵見彼嚶嚶子豈樵夫子豈牧豎子何見聞深解蟲趣牧樵子言此論未然聞聞見見得者淺淺維蟲能天天固在我非牧非樵亦何不

可

跋虎溪三笑圖

一谿不過限隔爾我偶接高人容易打破六眼相視大笑呵呵法界無邉吾師知麽

題王氏洗經圖

淨洗淨洗莫留一字併將故紙撇在水裏空手歸來無可執把如是如是是了悟者

題東溪周氏畫魚

得所得所鄭相可欺樂也樂也蒙叟安知畫好畫好一黠千癡

題子昂竹石

匪竹匪石伊松伊雪作如是觀奇絶奇絶

題馬圖

顒首齧蹄昂首欲起誰其御之一日千里

題牧樵子草蟲

入機出機走草飛草真假俱幻玄造玄造

跋草蟲

嚶嚶趯趯蠢蠢蝡蝡誰之所為自然而然

跋一犁春雨圖

聽人使喚依理耕種稼穡休犯見草休動

跋牧牛圖

軥軥鈎鈎這般頑牛把鼻拽轉尚不擡頭

題飛鳴宿食四鴈圖

前者東後者西好兄弟胡相違

天宇高陰風號儘嗸嗸誰汝勞

水深深夜沉沉無人舉火蘆荻林

湖澤卑荒稻肥何事春來又北歸

宋徽宗二鶺圖

帝皇之世巢可俯窺萬機餘暇及此玄微

昔觀二鶴今覩二鶺筆意如生撫卷淚落

題劉壽翁爲子寫真見家藏遺像墨蹟

里人劉壽翁爲子寫真見之者咸曰此朱夫子像也其

有若之似與抑陽虎之似與予為此愳識者鑒焉草廬

六十翁始生之日題

自警二首 前丙寅十八歲作

氣昏嗜卧害非輕才到更初困倦生必有事焉常恐恐直教心要强惺惺縱當意思沉如醉打起精神坐到明著此一鞭能勇猛做何事業不能成

又

元來一片虚靈府埋沒經年滓穢塲不待通時多走逸

覺於静處亦飛揚晝間常被事牽引夜後猶如夢擾攘喚起主人翁警省自家三徑不容荒

題閤皂山

漢吴仙跡兩峰齊欲拾瑶花路恐迷寶殿青紅疑地湧林巒蒼翠接天低九重香案分雲篆八景琅函記玉題仙鶴翔空清似水步虚聲在朶梅西

題蘇李泣别圖

節旄盡矣自須存此日生還侍主恩策杖謾循椎結泣

平陵有子廣無孫

送陳小庭之廬山

匡廬幾千仞崔嵬上有天仙相往來我欲遊之未遐逺君今往矣何時回我遊我意亦無佗君遊君意還如何豈為昔人詩句好豈為其間僧舍多天地升在最髙頂谷簾界天直下懸銀河我觀此水注湖注東注入海復隨海日騰湧上天徧飛洒飛浩浩蕩蕩無塵界萬生活動增恣態流無轉窮萬萬載更萬萬載匡廬山不改

晦庵畫像賛

義理密微蠶絲牛尾心胷恢廓海闊天髙豪杰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

寧可無頌

風吹枯木不揺水激方輪不動畢竟有木有輪惹起風號水湧雖如泡影露電也被眼根覷見諸有都歸變壞萬刼一空長在

已上自自警二章起至此見風雅集今増入

贈術者自言能通皇極經世訣 戊辰五月

六合之外大無方一氣所到何渺茫浮陽運轉無停止濁滓凝結留中央不用安排理自然能知其理為知天區區象數特糠粃屑屑推占心愈偏偉哉邵子蓋世英天光宇泰何靈明南禽聲裏知人事枯樹枝頭識物情天地中間物幾般古今來往事多端玲瓏樓閣虛空裏八達四通皆洞觀世人膠漆盆中錮趁亦趁兮步亦步未得逍遥林下心焉能默會環中數風角鳥占世不少

凡是術家皆可了觀海廼令河伯歎登岱始知中山小嗟予用工在格致觀書亦嘗到經世窺天豈不見分毫對人何敢談容易如君幾載江湖客自道有傳并有得臨別聊陳我一言熟玩之餘細消息

贈金工新學篆刻 癸酉六月

赤幘白衣逞妖媚工倕驅歸宋無忌鍊骨範形鐫鑿奇花葉龍蛇有生意靈心巧智隨機轉跼足斂頭得新製隶刻逼真瘦與肥朱絲屈盤鬬神麗姓名千里一封書

萬口沫流天工藝他年鑄就左顧龜倩生為剔金寫字

宜黄友人遠遊不反因其技贈用韻招之乙亥七月

君平歸來鳳山巔明月清風相欵延窮冬笙簫響松檜盛夏霜雪飛湍泉步屧春躋赤松嶺拏舟秋泛黄華川賓朋過從亦足樂談王説霸浩無邊詩思發來把酒沃睡魔挽我呼茶煎人生窮達固有定富貴不在人着鞭袍笏堆床錢滿屋一身以外皆可捐從來肉食多肉眼千古英雄苦𠮷天能除種種貪癡相是即生生自在仙

出門一步便荊棘歸家四壁贍霞煙山高水深橋梁絶猨左狨右虎豹前投刺謁人困細字上書獻策貴長箋君不見長安富兒羅葷羶十日一炊稱世賢又不見朱輪華轂諸王宅子雲默默守大玄歸乎歸乎盍歸乎毋上九闗兮入雷淵

贈術者 丙子二月

金精山人李方叔到處山頭曾印足季表術數景純書許巫識鑒君平卜談天三寸舌𤄷翻相地一雙眸歷睩

我欲從君問占筭已拚前程任伸縮我欲倩君看骨骼生出世來知碌碌搜求天下佳山水又怕兒孫不禁福布裙掛破芒鞵穿山靈秘護迷人目與君且飲數盃酒寄傲荒村老茅屋日月無光天地黑微軀何翅太倉粟劈揮雙翎背負雲側身北望吞聲哭君不見古來隧道獸蹄腥空塚茫茫春草綠

和桃源行致何判縣鍾作

冀州以北健蹄馬一旦羣嘶廬藿下睢陽不過雙貂公

總是開闗迎拜者燎原燄燄春復春不惟捧水惟益薪
海門浪沸會稽圻血淚交流草莽臣舉首日邊遠與近
不知官守何人問仲連未即蹈東海元亮至今尚東晉
桃源深處無腥塵依然平日舊衣巾擬學漁郎棹舟入
韓良寧忍終忘秦

懐黄縣丞申時避亂寓華盖山 丁丑四月

丞君丞君天一所十日不共床頭語粤從天紀渙散來
大半英雄化兒女舉世張顛唉糞壤君獨吐之不肯

茹舉世眯目蒙埃塵君獨去之不肯處大鵬垂翅何人
憐神龍失水癡獺侮當道林林立虎豺深山處處多蛇
鼠不堪嘯聚沒復出近來眠食問幾阻奔逃無間天陰
晴腹背浴汗頭沐雨心如清水到底潔身寄白雲深虗
住伯夷叔齊工追蹤浮丘王喬兩爲侶洞巖殷殷生風
雷仙館沉沉鎖烟霧山蔬可羹買米炊何須更學農與
圃有兒讀書紹家風有客清談忘世務我自遠來亦云
樂尋又别去徒延佇二親定省不可曠安得終歲矻矻

忍卦

忍

忍（刃上心下）元亨初吝終吉悔亡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小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曰心上有利刃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其性事克濟也次二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戒大亂也次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忘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

於胯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胯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鬭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鬭自求禍也

送樂希魯之高安征官見樂氏家藏墨蹟

馬首向高安䭾裘耐苦寒聖師曾委吏賢相亦征官初筮寧辭賤脩程此發端塵中吟不費有句寄來看

自贊畫像

峩峩玄冠肅肅玄端人今服古貌醜神完秋霜面目春陽肺肝少也弗秉畊莘之耒老而弗持釣渭之竿徜徉烟霞泉石之間悠然而有餘歡其自適於樂水樂山者歟一吾山人自贊

又

身形瘦削春林獨鶴眼睛閃爍秋霄一鶚遠絶塵滓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　以爾蕞爾之軀誰謂充

滿六合而有餘以爾熒然之目誰謂周流萬古而不足

舒舒其居也于于其趨也其山林樵牧者乎野之耕築

者乎

吳文正集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附錄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中書臣彭元珫

原序

吾儒之道三綱五常之道也故儒道之在天地間一日不可無者自先師孔子設教於洙泗之後惟顔曾思孟氏得傳斯道以為真儒餘未免惑於虚無寂滅之談溺於記誦詞章之習其於真儒蓋不易得也兩漢之儒固多而道統無傳有唐之儒亦多而道統罕繼惟昌黎韓子奮然而出歷序道統相傳之自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而末有軻死不得其傳之言又有荀揚擇焉不精之語至於力排異端起衰濟溺而韓子所任之意亦有在焉由是觀之道統之傳有自來矣真儒之生誠不偶也宋德隆盛五星聚奎天啓文運篤生異人而吾儒之道燦然復明若濂溪周夫子康節邵先生河南程夫子横渠張先生一時迭出以儒道為任繼而晦菴子朱子挺生新安上承孔孟之傳下紹周程之統顔孟而後此數先生者方可為道學

之真儒也迨乎前元真儒亦罕惟魯齋許先生草廬吳先生焉耳先生才智過人默悟斯道遠泝洙泗之流而窮其源近紹程朱之統而得其要上焉天文下焉地理與夫九經之微辭奥義以至諸子百家之言罔不研究真知實踐而各臻其極有功於聖門有功於來學周邵程朱數先生之後若先生許先生者詎非道學之真儒乎第恨陽之生晚不獲擔簦負笈摳趨於先生之門執經問難侍從於先生之側一瞻先生之光以聽先生之

誨而求夫真儒之歸可勝嘆哉邇者叨持憲節道過臨川懷思先生之道景仰先生之風乃得目覩先生之遺文而私淑先生之教何其幸與吁先生之文道德性理之文也先生之學周邵程朱之學也孔門千載而下若先生者曾幾何人哉正所謂麒麟鳳凰世不常出景星慶雲世不常現者耶陽忘其愚陋勉贅數辭於先生文集之間者庶有以見歷代真儒之難得而陽之私淑抑亦少寓於萬一云景泰辛未秋七月甲子後學會稽韓陽

拜手謹序

吴文正集

附録

年譜并序

臨川吴文正公年譜一卷門人危素所纂次初公既捐館其長孫當嘗草定其次序又以請謚來京師以廕補官朝廷知其能世家學馴致清顯數期素刋訂其書以傳於世素惟及公之門者在朝在野猶有其人故屢致

辭讓當以江西肅政廉訪使奉詔招捕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皆相繼物故素於是不敢緩也會繇禁林調官嶺北暇日取其藁頗加紬繹凡公自製之文見於集中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之言亦復刪去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并附見焉嗚呼方宋周元公倡聖賢之絶學闗洛之大儒繼出遷國江南斯道之傳尤勝於閩境已而當國者不明重加禁絶嘉定以來國是既章而東南之學者靡然

從之其設科取士亦必以是為宗其流之弊往往馳騖於空言而汩亂於實學以至國隨以亡而莫之悟公生於淳祐長於咸淳而斯何時也乃毅然有志拔乎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既内附隱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稾城董忠宣公力薦起之仕或不久而即退或拜命而不行要之無意於為世之用著書立言以示後學蓋燦然存乎簡編方來之英彥亦可以潛心於此而無負公之所屬望豈非善學者哉素幾弱

冠以親命執經座下侵尋衰莫無能發明師訓夙夜畏惕莫知所云年譜之成君子有以悲其志矣至正二十五年正月既望門人榮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臨川危素序

公諱澂字伯清姓吳氏其先七世始自豊城縣今富州徙撫之崇仁縣六世周始居崇仁鄉之坫原生二子璣璿宋高宗渡江選民為兵璣以繇役長鄉兵戍江東因家太平州璿生煜公高祖也謹厚慈儉家自饒

裕有冠自寧都縣今升州境至屋廬盡燬改築於吳山之下曰咸口年至八十餘曾祖考太德澹然無時俗嗜好中年即謝家事優游林泉亦享耆壽祖考鐸工進士詩賦精通天文星歷之學寛厚不屑細務考樞温粹純實謙退不與人爭善為方里嘗大札業醫者多畏傳染不敢往視或盡室不起乃焚善藥命一力持以自隨給以飲之全活者數十家有喪不能舉者竭力周恤終身以為常妣游氏生二子長則公也

宋淳祐九年己酉

正月壬戌日申時公生十九日公生前一夕鄭媪夢神物蜿蜒降於舍旁之池中里父老云豐城徐覺得望氣之術見紫氣於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謂人曰是必有蓋世偉人生焉公稍長與覺遇諸鄰邑覺驚異日向吾所占偉人子良是幸自重

十年庚戌

十一年辛亥

三歳頴異日發公三歳大父每讀古詩愛之漸至數百篇琅琅成誦游夫人攜過里姥姥惠以錢果公敬受之終有慚色密置之而去

十二年壬子

寶祐元年癸丑

五歲就外傳 公五歲始就外傅穎敏殊絶讀書累千餘言數過即能記自是日務勤學或至達旦游夫人慮其過勤致疾量給膏油僅可夜分乃寐市油伺母寢復觀書且障其明恐為母所覺也

二年甲寅

三年乙卯

七歲 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屬詩通進士賦

四年丙辰

五年丁巳九歲鄉里鄰邑課試每中前名

六年戊午

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讀大學中庸朱氏章句　公嘗因學者求讀中庸語之曰吾幼時習詩賦未盡見朱子之書益業進士者不知用力於此也十歲偶於故書中得大學中庸章句讀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誦大學二十過者千餘日然後讀中庸及諸經則如破竹之勢略無凝滯矣學者於大學得分曉則中庸不難讀也

開慶元年己未

景定元年庚申

二年辛酉

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應舉之文盡通公於書一覽無不盡記時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因家貧從粥書者借讀踰月而歸之粥書者曰子能盡讀之乎公曰試抽以問我隨粥者舉問輒盡其章粥者驚服遂贈以此書

三年壬戌

秋時十四歲丱角就撫州補試按公撰許母墓誌云余以童丱就郡學補試同邸有一先生長者視予所作賦勉而教之試畢各不問名居而去後八年予忝鄉貢工歌鹿鳴之燕向所見先生長者在焉問之則臨川許先生功甫也其年為江西轉運司所貢士

四年癸亥

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用力聖賢之學作勤謹二箴

公年十有五深知科舉業之不足致力專務聖賢之學因讀朱子訓子帖得勤謹二字謂真持養之要經為學之大務

作敬和二銘

公曰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歛百望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凄凄乎其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五年甲子

秋侍大父如郡城

時大父赴鄉試會郡守延致番昜程先生岩庸於臨汝書院宋季士

習惟以進取為務程先生嘗遊石洞饒氏之門獨以朱子之學授諸生公謁見升堂歷觀其標貼壁間之說有不盡合於朱子公乃一一請問如所謂大學為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其卑小淺陋之學乎程先生悚然曰若庸處此未見有知學能問如子者余之子仔視族子標之皆與子同年生可相與為友自是公每至郡必留臨汝標之翰林承旨程文憲公鉅夫舊名也

咸淳元年乙丑

八月作禊識五章十月己丑作顏冉銘十二月戊子大父卒喪葬凡役公悉考古禮稟於父左丞公而行之大父寢疾公侍其父視藥食不就寢席者凡十餘夕無怠容大父嘆曰吾察此孫服勤連晝夜不懈

而神氣有餘此大器可望其善教之

二年丙寅

冬葬大父於岾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箴

三年丁卯

十九歲作道統圖并叙較正孝經又取他書之言孝者為外傳十篇公謂朱子於諸經各有成書獨未及於書於春秋欲取諸家之訓說而成朱子之志精力方強凡天文地理律歷田賦名物筭數博考經傳而得夫觀察之微制作之故作皇極經世續書公潛心邵子之書每病夫昧者流為術數之末遂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推治亂相禪之由而為是

書兵火後散軼不存通趙主簿書作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

克己悔過諸銘

四年戊辰

作題四書一章紀夢一章襟識一章矯輕警惰二銘

五年己巳

六年庚午

八月應鄉貢中選以乾卦保合太和萬國咸寧賦中第二十八名答繆郡守

書答程敎授書作襟識二章

七年辛未

春省試下第三月癸酉纂次舊作題曰私録程先生識其後曰若膚來此二十二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如畫方旦何可量也僕雖老不敢自棄願聞切磋語八月至臨汝書院留止數月

八年壬申

授徒山中

九年癸酉

十年甲戌

授徒樂安縣以縣丞黃酉卿之招酉卿蜀人忠義士也

大元至元十二年乙亥

撫州内附

十三年丙子

奉親避寇時寧都盜起

十四年丁丑

十五年戊寅

十六年己卯

十七年庚辰

隱居布水谷公與前貢士樂安鄭松結廬谷中谷在樂安之髙山上有田有池羣山外環唯一逕河通縣崖飛瀑而出故曰布水屏絶人事舉瓢卒歲今為古隱覩以公舊隱故也

十八年辛巳

留布水谷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

十九年壬午

留布水谷較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成

二十年癸未

冬還自布水谷

二十一年甲申

五月己酉朔父左丞公卒公居喪治葬率循古制參以書儀家禮行之鄉黨姻戚亦多依效不用浮屠里俗或識之則以為觧

二十二年乙酉

居喪冬葬父左丞公於里之魯步東邉

二十三年丙戌

八月釋服程文憲公以江南行臺侍御史承詔訪求遺逸有徳行才藝者叩驛送入覲冬程公

至撫州命郡縣問勞迎致強公出仕力以母老辭程公曰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公諾之歸白夫人治行游

十一月如建昌路同程公行故也

二十四年丁亥

春適燕程公疏上所薦士以復命終不忍舍公公微知之力以母老辭遂治任南歸公卿大夫多中原老成而宋之遺士亦有留燕者皆知公之不可留而惜其去相率賦詩送别閻文康公復之詩有曰羣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趙文敏公孟頫方被召為兵部郎中獨書朱子與具師劉先生屛山所贈三詩為

十二月還家舟中賦感興詩二十五章

二十五年戊子

授徒宜黃縣明新堂宜黃吳東子建義塾扁曰明新堂設先聖像行舍菜禮奉書幣聘廷公迎徒具中屬隣境有警乃奉游夫人寓門人鄒志道舊廬自留寓塾數月秋還家朝命求較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戴記小戴記程文憲公請於朝曰吳澂不願仕而所考易書詩春秋儀禮大戴記小戴記俱有成書於世有益宜取賓國子監令諸生肄習次第傳之天下朝廷從之遂移行省遣官詣門謄寫進呈仍令有司常加優禮

二十六年己丑

進呈諸經今藏國子監崇文閣見書目

二十七年庚寅

二十八年辛卯

夫人余氏卒 夫人諱帷恭父珏世居里之余溪實祐三年二月庚寅生得年三十有七

二十九年壬辰

三十年癸巳

三十一年甲午 以上皆元世祖朝

正月甲子如福州 程文憲公為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迎致焉 十一月戊申還家

元貞元年乙未 元成宗朝

八月如龍興遊西山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經歷郝文閒公至來見問易疑數十條留居郡學有答問之辭郝君命吏從旁書之今學者傳錄名曰原理○朔南士友問學者衆時元文敏公明善自負所學論經之次輒屈其坐人聞公至質諸經疑難數十條問春秋尤多公隨問剖析元公大加畏服以為平生所遇明經之師未見如先生者及論性理未甚領悟公令其觀程子遺書及近思錄元公嘗讀是書至是始潛心力究而有所得他日謝先生曰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請執弟子禮終身城中士友及諸生請開講郡學公說修已以敬章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多所感發

十一月還家

二年丙申

如龍興時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元文敏公其客也辟為掾以教其子公執謁於其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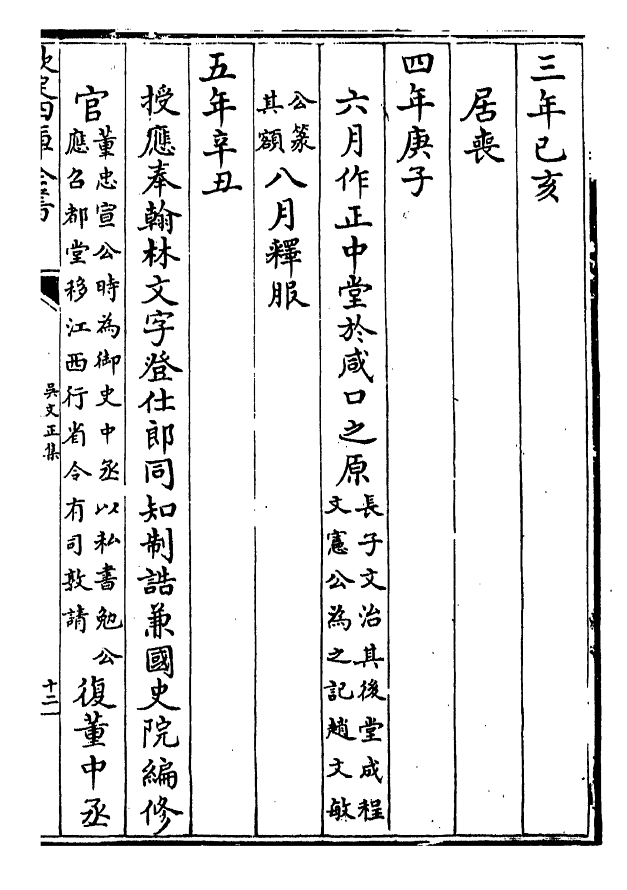
董公聞之親饋食中堂頗聞經義治道顧元公曰吳先生德容嚴厲而不失其和吾平生未之見也

大德元年丁酉成宗

二年戊戌

董忠宣公以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入覲改僉樞密院事力薦公於朝堂吏頗緩其事一日議事都堂董公起立語丞相謌勒哲平章軍國重事東平文貞王博果密曰士選所薦吳澂非一才一藝之能也其人經明行修論道經邦可以輔佐治世大受之器也皆曰僉院質實所薦必天下士何疑焉會平章拜御史中丞承悉不及用公

七月母夫人游氏卒



三年己亥

居喪

四年庚子

六月作正中堂於咸口之原長子文治其後堂成程文憲公為之記趙文敏公篆其額

八月釋服

五年辛丑

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董忠宣公時為御史中丞以私書勉公應名都堂移江西行省令有司敦請

復董中丞

書

六年壬寅

八月壬戌戒行十月丁亥至京師春有司奉旨朝命趣行督迫邑里具驛舟敦遣至京師已有代矣公即欲歸河凍不可行元文敏公朝夕奉公尤謹大夫士多來問學及行元公為詩序

七年癸卯

春治歸五月己酉至揚州董忠宣公言應奉翰林文字吳澂天稟高特道業安成不求用於時隱居五十餘載至元間遣使求賢同至者俱為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辭還大德三年舉本

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克前職咨行省將遣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闕頃於本官無所加損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至揚州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公完澤以暑熾強公留郡學中山王玠河南張恒皆受業焉答張恒問孝經七月至真州淮東宣慰使沙卜珠公玠工部侍郎賈公鈞湖廣廉訪使盧公摯淮東僉事趙公瑛南臺御史詹公士龍及元文敏公諸寓公具疏致幣率子弟至揚州請公講學

八年甲辰

授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十月還家

九年乙巳

較定邵子公嘗謂邵子著書一本於易直可上接羲文周孔之傳非術數之比其能前知在人不在書在心不在數也公天資高明蚤年已能領悟故於其書考較詳審布置精密並有意義較定

葬書

十年丙午

四月如袁州公將遊南嶽至袁州儒學提舉鄭公陶孫遣使致書追請赴任十月朔

上官各路學官循常例具禮物致慶者卻之惟諭之以為意教養而已有直學以錢穀訐其教授者公曰直學所竊教授有所不知教授所得直學無不知者均謂之盜欺人不知而怨其可知者可乎直學為教授屬於義為犯上當先治之時天寒其人惶愧汗下拜謝悔過告訐者為之息學官之不嚴者聞之

皆凜然知耻云省若憲以兩提舉俱碩學鴻儒每加優禮憲府即郡庠設燕以聽講為請鄭公以講席遜公公亦以其出於誠意毋誑也為講孟子一章開發明辨有以各當其心也日與鄭提舉謁叅政戎公益公曰東南士習凋敝得二先生作而新之使不習如某者得以蒙成而逭責豈非幸歟公從容言曰必欲作成人才在於教人言忠信行篤敬以尊德性而已

十一年丁未

正月戊辰以疾謁告二月就醫富川寓清都觀五旬之內本司遣學職催請者六吏人催請者四文移往復凡數十又移省憲趣還公固辭以疾嘗曰學校教育各有其職錢穀出入總之有司提舉之官本為虛設徒糜廩粟故勇於去職 較定老子莊子太玄

章句公以老莊二子世之異書讀者不人人知其本旨注釋者又多乖唐自誑公為之參考訂定將使智之過高者不至陷溺於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儗度於高虛云耳太玄之書其文艱深讀之者少然卯子於其數實有取焉六月如臨江路病至百日止門人清江皮溍家十月還家

至大元年戊申元武宗朝

授從仕郎國子監丞九月改築宅於咸口此故宅基華葢臨川二山南北對峙相距各十有五里山水明秀長子文董其役

二年己酉

正月丁未次子亥卒亥字士工生至元壬午七月己卯既殯郡縣與都堂移江西行省遣官禮請給驛舟具禮敦遣公哀痛未欲行督趣不置三月戒行五月至京六月上官初許文正公為國子祭酒始以朱子之書訓授諸生厥後監官不復身任教事唯委之博士助教公至官六館僉然歸向公清晨舉燭堂上各舉所疑以質問日昃退就寓舍則執經以從公因其才質之高下而開導誘掖之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一時觀感而興起者甚衆時未設典簿廩膳出內監丞主之公會其羨餘以增養膳而舊弊悉革中書省政多循習故常好大喜功乘間而起立尚書省以奪其政權其丞轄嘗通洪範易經之義近進者多言儒術以迎合之數欲引公以為之重公嚴重不可屈致有辯士自謂能致之踵門曰先生負治平之學生民之塗炭國家之困敝甚矣今在朝廷寧能不

一副執政者之求乎公以疾辭明日又至則避之辯士遂知終不可致歸紿其人老儒未嘗騎乘墮馬折臂不能來矣乃止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授文林郎國子司業癸酉上官尚書省臣伏誅阿附得進者皆斥罷中書省奏升公司業劉公賡繇侍御史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間語諸生曰朝廷徙以吾舊臣故自臺臣來領學事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時不可失師不易遇諸生其勉之公為取程淳公學校奏疏胡文公二學教法及朱文公貢舉私議三者斟酌去取一曰經學易詩書儀禮

周禮禮記大戴記附春秋三傳附右諸經各專一經並須熟讀經文傍通諸家講說義理度數明白分曉凡治經者要兼通小學書及四書二曰行實孝於父母弟在家弟於兄在外弟於長睦和於宗族婣和於外姓之親任厚於朋友恤仁於鄉里以及衆人三曰文藝古文詩四曰治事選舉食貨禮儀樂律筭法吏文星歷水利各於所習讀通典刑統筭經諸書是為擬定教法同列欲改課為試行大學積分法公謂教之以爭非良法也論議不合遂有去志

皇慶元年壬子 元仁宗

正月移疾去職 公登舟賦詩留別僚友皆為之驚愕諸生一旦失所依歸有流涕者監學命屬吏及諸生十人追至通州河上懇留不從都堂亦遣使請或尼不行

三月至真州 舊學

者強留

講學　七月至建康冬還家

二年癸丑

集賢院知公之教人不倦同至都堂請以國子祭酒名公還朝平章李公孟為倡言曰吳司業高年養病而歸今即名還是苦之也遂不復名

延祐元年甲寅元仁宗

作久大堂命長子文董其役倣古規制趙文敏公篆額　八月江西貢院考

鄉試屢以病辭不獲

二年乙卯

正月如龍興時經理田糧限期嚴迫使者立法苛刻務重增民賦以覲爵賞郡縣奉行尤虐民不堪命羣情洶洶邑父老知公與部使杜顥祖在朝廷有交承之誼請往陳其害公既行一日使者已趨袁瑞不及入城而還

三年丙辰

留宜黃縣五峯公欲著易纂言五峯僧舍僻靜門人往從者二十餘人

四年丁巳

七月江西省考鄉試時患足瘡堅卧不出使者率郎縣留山中不去不獲已而行考官七員公所命題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途人一毋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易公

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公以為答此問不差者纔得二三卷耳先是臣僚數言公姓名於上前八月上特問公何在太保楚蘇對臣聞居江西集賢知上意所在請以代李源道為直學士中書奏可命修撰虞集給驛聘召

五年戊午

還自永豐縣武城書院授集賢學士奉議大夫既拜命疾作久之無行意虞集曰此除實出上意宜勉為行五月戒行八月次儀真疾復作使者亟欲復命公因辭謝遂留淮南十一月留建康書纂言成

六月己未

留建康十月留江州寓濂溪書院南北學者百餘人十一月庚寅祭周元公墓

七年庚申

留江州七月湖廣省請考鄉試以疾辭還家北方學者皆從

至治元年辛酉元英宗朝

二年壬戌

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有司上其事賜額江東書院十月還家易纂言成

三年癸亥

授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英宗皇帝嚴明果斷

獨委丞相拜珠以政於是勵精求治故老薦公才徳於今為儒士冠故超授是命進直省舍人劉布哷齊給驛聘名疾馳至公家且曰上固知先生年已髙所以來名者必欲見先生宜毋以此為辭 二月

庚寅戒行三月甲辰次龍興已酉省憲官祖餞 五月至京師時上在上都丞相聞公至大喜 六月己巳上官七月勅譔金書佛經

序 時書經於慶壽寺中書左丞蘇蘇傳旨譔序仍諭上意一追薦列聖一祈天永命一為民祈福對曰主上寫經之意為國為民甚盛舉也唯追薦冥福臣所未知益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以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

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足與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譔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八月丁卯上還次南坡崩丞相亦遇害十一月晉王入即位十二月癸酉逆賊以次伏誅公丞謀治歸河東不可行勅譔國子監崇文閣碑

泰定元年甲子元泰定帝正月推登極恩賜銀百兩金織文錦四疋二月開經筵用江浙省左丞趙簡言也命公同中書平章張珪與祭酒鄧文原為講官壬午會議進講事宜條奏

勅講官賜坐三月壬寅上御明仁殿聽講悉屏侍臣唯丞相御史大夫在侍講罷命内饔賜食甲寅上御流杯池亭聽講公講中庸舜其大孝章及資治通鑑數條上大悦四月壬戌中書集議太廟神主先是至治末有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宫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效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之序次不考古之典故可乎七月修英宗皇帝實錄中書會議司天監屬訐其官長所訐二月皇后出殯係犯復日又葬

日正犯聖算行年輕侮不敬致二后同日而崩刑部取罪狀中書奏兩院會議公曰云云

二年乙丑

正月朔以疾不能會朝辛卯移疾養疾南城天寶宮之别館辛丑中書遣官問疾朝中知公將南歸庚戌中書請議事直省舍人某來辛卯中書具燕禮部郎中楚輝致丞相意敦請還職閏月辛未翰林國史院開局纂修英宗皇帝實録有旨賜宴丞相親至公以是居院之西廳二月進講八月辛亥移疾實録既畢丙午中書具燕舉留左丞相許師敬領官屬至院燕畢即命小車出城僚友及朝士大夫知者追餞於都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知亟命

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

十一月至龍興

延祐經理各省田糧後有詔蠲虛增之稅惟江西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至三萬餘石不得免至治初包銀令為害泰定改元中書集議便民之事公力以二事為言下詔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之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奉使宣撫在江西公又言之乃晳憲司即為除害人皆德之

十二月還家

三年丙寅

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公既歸丞相數欲名還或曰公以高年稍疾而去其可得而復致乎丞相乃言於上曰江南吳某舊德重望往年名為學士商議政事進講經筵今以年高辭朝而去宜加優禮以宣揚朝廷敬老尊賢之意使天下有所激勸而聖明

之譽亦得垂於無窮矣上深然之乃有是命幷賜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幣二表裏遣翰林編修官劉光至家傳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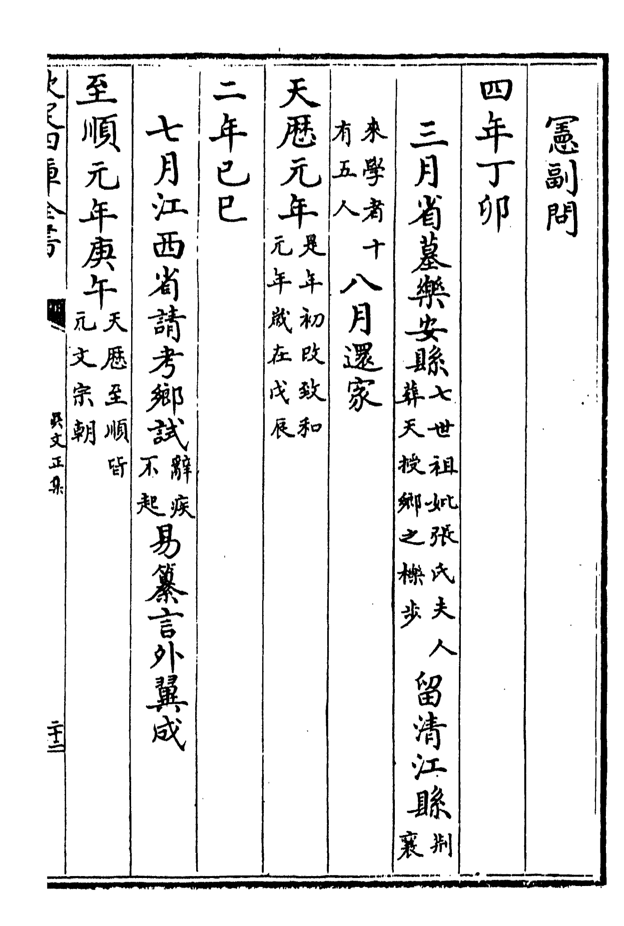
三月己巳拜命公上表辭謝

蔡國公張珪薦章其畧云欽承明詔肆啓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貫國家之令典具所闕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愚顓之誠備位宰相首當勑諫及觧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儒我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況道譚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顧老成之進庶幾陳開之心竊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耆碩為國羽翼益有立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澂心正而量遠氣冲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剴切

温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名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云云

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重輕不侔若上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職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澂學貫天人行足師表著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益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録未經進呈累朝嘉言善行多合記録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嚬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膽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云云

答田



憲副問

四年丁卯

三月省墓樂安縣七世祖妣張氏夫人葬天授鄉之櫟步留清江縣荆襄

來學者十有五人八月還家

天歷元年是年初改致和元年歲在戊辰

二年己巳

七月江西省請考鄉試辭疾不起易纂言外翼成

至順元年庚午天歷至順皆元文宗朝

伯子文以廕授官先是郡縣以公歸老無復出意舉文承廕授承事大夫同知郴州路總管府事叔子京以侍養授官故事儒臣告老許官一子侍養答王參政問

二年辛未

答危素問八月冢婦曾氏卒制大功服十一月孫畬卒居母喪毀瘠卒公惜其穎敏哭之痛

三年壬申此後爲順帝初年先沒又三十六年元亡

留郡學子京迎養公服所製玄冠玄端以謁先聖先師禮記纂言成

元統元年癸酉

遷毋夫人游氏於里之魯步東邊祔文左丞公墓左

六月甲子感暑得疾公感疾服藥數日小愈踰旬頗安醫者請退公曰吾往時病退體即清和今證已去而體氣若在病中時殆未愈也庚辰復作辛巳公命孫當曰吾疾異於常時矣召學者魯仁曰生死常事可須使吾子孫知之共手胸前正卧不動者數日乙酉揮藥不進嗽水畢瞑目不語里中人是夕見一大星隕於屋之東北隅丙戌薨年八十有五辛時神思泰然而逝戊子小殮襲用玄端己丑大殮用絞衿事聞詔加贈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曰文正

諡法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

行狀

曾祖大德妣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晩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𤩽生㬈始居咸口里公之高

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
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
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
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
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傅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
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俟母寢
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也七歲論語孟子五
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

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常從鬻書者借讀既而還之鬻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鬻者每問一篇輙終其卷鬻者遂獻其書十四歲丱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箴又作

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俱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顔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

郡之臨汝書院徽菴葢從雙峰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見以語學者之説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曰如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椟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椟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常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

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公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公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

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顔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謂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

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興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齠亂時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知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

任重固未敢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録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録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公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歳

乙亥皇元至元十二歲也撫州内附傳檄樂安樂安丞蜀人黄酉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註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較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

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喜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之一時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

賢之旨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録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入城學易時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録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

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説修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常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三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國平章軍國重事博果密曰樞密質實所薦

天下士也丞相逺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者是以知董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授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知之也閣下之

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賢成之者在閤下矣有司敦廹久之先生為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涖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

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月校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証其訛偽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而寖失其舊先生既至深憫學者之日就乎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

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向先生旦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趨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精微之藴反身克治以踐予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寛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己而恐

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紿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名諸生語之曰朝廷徙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買舟適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悵悵失所依有流涕者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亦遣人

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静却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静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黄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

同官或怪其易先生曰於此有眞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為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詔名先生於家行至儀眞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俢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為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即位東平王

拜珠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起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階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布哷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直集善書者粉黄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丞相蘇蘇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葢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廻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

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
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
為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
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
幾若超拔未効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効是誣其祖矣
譔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
還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
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

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温而氣和經言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駿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宫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

從前代典故宣有宗廟之叙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脩英宗實録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贑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虚增之税惟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税

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益甚先生在朝數言于執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始以二事為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税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咸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吴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恐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

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
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起經筵考論
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
珪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鮮機
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况通
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
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
輪之招皆以期頤為國羽翼益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

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吴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藴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命名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明剴切温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名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

之昭憲比于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

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聦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後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天歷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遊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元明善言嘗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吾聞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

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毋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藥醫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歛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膺奉議大夫同知

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裒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亶孫男十一當蕃畣當當奮里畀叜署界畣當蚤世孫女五適譚覲曾文熊鈴袁鎮黄盅曾孫男四仝全企侖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逈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説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

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於書葢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葢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為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齠齓特

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困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覯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論者尚慊然也

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
遽至内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
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内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
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
先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
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
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
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

萊吕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繆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已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古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

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採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葢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

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
大戴記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諸篇名見鄭氏注而其
文則甚畧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
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乃自鄉射
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
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
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三十
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

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
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
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
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
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
經章句最所發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
以為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
集録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

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埒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

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説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葢不止此其進學之塗轍首見於私録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考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説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布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薫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

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文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益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謹狀

列傳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

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俟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弟子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

秋儀禮及大小戴記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誦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

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
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
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
舊澄至旦燃燭坐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
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
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
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
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

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

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葢福田利益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汙濁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祖也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擬自上還

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第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次序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

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脩英宗實録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録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思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涣若氷釋弱冠時嘗著説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

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
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
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
乎子思孟子其貞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
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
所歸哉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歸於家與
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
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

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
盡破傳注穿鑿以發其藴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
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叙
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定老子莊
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
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天歷三
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
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

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長子文
終同知郴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
當自有傳

壙記

有元翰林學士吳公諱澄字伯清居撫州路崇仁縣祖
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
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

郡夫人公生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中咸淳九年鄉貢進士舉皇元大德四年以處士起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八年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至官三月以疾辭去至大元年擢從仕郎國子監丞二年六月到官四年就陞國子司業轉文林郎公欲更學制與僚友論不合皇慶元年正月去官延祐五年進集賢直學士超轉奉議大夫奉詔行至儀真病作而歸至治三年超拜翰林

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太中大夫奉詔遣直省舍人
特召於家五月至官秋聞南坡之變即有歸志以寒冱
舟不可行泰定元年春開經筵詔公獨當其任明年二
月有旨修英宗實録時承旨缺公總其事八月書成即
歸三年特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二
皆有副上表辭謝上不允至順四年六月丙戌薨於正
寢至正五年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臨
川郡公謚文正子男五文袞京稟亶文奉議大夫同知

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公一歲卒京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男十二當蕃當舊里昇旻畧界罍槼當翰林脩撰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孫女八曾孫男九仝全仚命仝鈺鋕鏁鏗曾孫女七玄孫男一炫玄孫女一以至正七年七月初九日己酉葬縣之禮賢鄉太平里謹誌於壙云

神道碑揭傒斯奉　詔撰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

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也然金亡四十三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内一時用事皆金遺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用也弘吳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薦強起而用之則年已五十餘矣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賢之學為四方學者之依歸為聖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實故其及也深上既命詞臣歐陽玄誄許公之行於石復以吳先生之述詔臣傒斯臣

材質駑下於學問無一堪可詎足以窺涯涘塞明詔然
國家盛典敢不欽承謹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狀
公諱澄字伯清撫之崇仁人曽大父大德大父鐸皇贈
中奉大夫淮東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父諱樞皇
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
川郡公祖妣謝氏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世有積徳
為儒家其所居咸口里在華葢臨川二山之間豈城徐
覺者善望氣嘗過而指曰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之

前一夕里中人夢有神物蜿蜒降公所居明日生公三歲能誦歌詩數百篇五歲出就外傅日受千餘言三四過即記不忘夜誦常至達旦七歲能默誦五經十歲知為學之本大肆力於朱子諸書猶以大學為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是者三年十五遂以聖人之學自任作勤謹二箴敬和二銘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憲公鉅夫十九作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諸銘以自策勵二十舉進士明年下第又三年

宋亡天下為元是為至元十三年而政教未舒民疑未附乃與樂安鄭松隱居布水谷作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二十一年遭父喪凡治喪悉從古制鄉里皆化行之服除程文憲公以南臺侍御史奉詔求賢江南強起公以故舊俱至京師而不受其薦居數月以母老辭去程公既不能屈公又言所校諸書宜置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即其家盡錄上之元貞初至豫章憲幕長郝文公迎館郡庠朝

夕聽講有所問答原理數千言省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終身執弟子禮董忠宣公士選時為行省左丞迎至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薦有道東平文貞王博理㳟曰董公不妄舉方議行用之會遷御史中丞尋以疾甍不果用五年又以董公為中丞乃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比至已有代執手遮留不去中山王玠

張達河西張恒輩皆從受業焉八年秋除將仕郎江西儒學副提舉明年待次家居校定邵子書始推其書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傳明年冬始就官居三月即免去校定老子莊子太玄至大元年以從仕郎國子監丞召脩許文正公之教日講於公夕講於次寒暑不懈仁宗即位進司業乃損益程淳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為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施行為同列所嫉

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者有不謁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為名士集賢以祭酒名公中書不可延祐初賔興之詔行四年再校議江西而詔集賢修撰虞集秉傳山中起為集賢直學士特加奉議大夫明年秋行至儀真以疾謝遣使者就金陵過九江拜周元公墓而歸北方學徒數十人皆從之至家留不去英宗即位鄆忠憲王拜珠為丞相進賢屏惡天下風動至治三年春遣中書直省舍人會江西省臣

就家起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進階太中大夫以五月至京師時駕在上都尋有南坡之變明年春治任將歸衆皆懇留為大行實録計會朝廷以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請開經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張蔡公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每進講必三四過乃已泰定二年閏月脩英宗實録八月書成未及上進即稱疾中書知有去志即院具宴衆留宴畢乘小車出城委牒而去中書聞之即以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返明年詔遣使

賜楮幣五千緡金織叚文二進階資善大夫公上表辭所賜物四方學者日益衆公雖疾必強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而後去元統元年六月微疾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明日日中遂薨年八十五以玄端斂及治喪一用公所定家禮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妻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以澤授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公一年卒京先卒京以便養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

亶孫男十當著畗當畱畓畐里畀畟畧當國子助教畗畱
早世女五諱覲曾文熊鈴黄盅其壻也曽孫男四人全
公俞孫女二臣竊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至於憲宗凡
歴四朝五十餘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張聖人之學
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縦之聖繼統纂業豪傑並用羣
儒四歸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歟至若真儒之用
時則有若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列位臺輔
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吴公研磨六經

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具學之序則見於學統學基諸書而深造極詣猶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文章皆行於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其牖曰草廬故號草廬先生其葬以元丁亥其墓在縣之禮賢鄉地名左橋陳頓坑其銘曰

天地之大六籍載焉帝王之尊六籍位焉六籍之道無

內無外六籍之義有顯有晦匪伊求之道何由明匪伊
明之道何由行昔豈弗求求或未至昔豈弗明明或猶
蔽天監六籍生此哲人抉微闡幽志氣如神其言汪汪
其書洋洋其學之方其國之光天下儒師國中通貴永
配孔庭以式百世

吳文正集附録